

微型小说

# 掌上驚雷

洪 生

8

胜友书局联合出版  
新加坡作家协会

070788

微型小说

I247.8

H/449

# 掌上明珠

710690

洪 生

封面题字：林东彦校长

胜友书局 联合出版  
新加坡作家协会

## 掌上惊雷

---

督 印：李元开

作 者：洪 生

封面设计：黄秀华

出 版 **胜友书局**

兼 行：SENG YEW BOOK STORE

发 行 Blk 231, Bain Street, #01-15/17,  
Bras Basah Complex, 百胜楼(书城)  
S'pore 0718. Tel: 3374653

统一编号：SY: 01-265

ISBN: 9971-52-073-7

日 期：一九八八年六月初版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by: G. T. Printing & Trading (Pte) Ltd. Tel: 270 2639

## 作者简介



洪生，原名洪保苏，作家协会理事兼该会刊物《文学》编辑，全国宗乡总会学术组组员，与人合撰《抚今追昔》录象片脚本。主要著作有：

《画虎录》（杂文集 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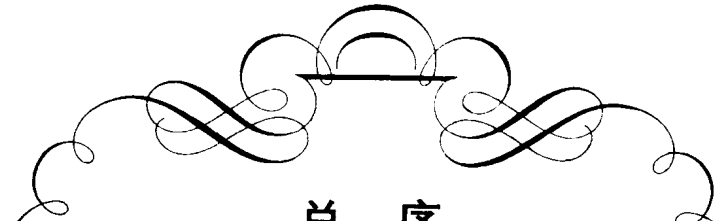
《听风楼随笔》（杂文集 1979）

《那个秀丽的女孩》（小说集 1983）

《啊！新加坡》（散文集 1987）

此外，写、译、改、编儿童读物甚多，不一一赘述。

HN428/04



## 总 序

新加坡胜友书局近十年来在我们文学发展工作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不但把我国的文学作品推销到社会各阶层中去，也通过文学作品的出版，把我国优秀的作家与作品给予鼓励和表扬。

这一套文学丛书的出版，象征胜友书局与新加坡作家协会共同为我国文坛努力合作。我们打算不计其数的，一本一本把我国杰出作家的优秀作品推出，内容包括诗、散文、小说、游记、史料及其他形式的作品，只要是好书，我们都愿意出版。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会成为新加坡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让我们拿出好作品来！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王润华  
一九八七年七月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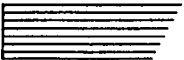


|          |    |           |
|----------|----|-----------|
| 总序       | 43 | 俏皮的鼻尖     |
| 1 代序     | 46 | 七月歌星      |
| 7 关刀都断了  | 50 | 飞上枝头      |
| 10 风神伯   | 53 | 齐人福       |
| 13 董事长英明 | 58 | 阿英的死      |
| 16 那个巴金  | 62 | 李大妈的坎坷    |
| 19 面试瞬间  | 65 | 秋梦诗       |
| 21 牛皮与马脚 | 68 | 你是浮云一片    |
| 23 都市剧   | 71 | 今夜，我不该来   |
| 25 赢马    | 74 | 徬徨        |
| 27 面具    | 77 | 弃妇吟       |
| 29 看破    | 80 | 出主意       |
| 31 魂归    | 83 | 他的悲哀      |
| 33 各罚五十元 | 86 | 白牡丹       |
| 35 那夜    | 89 | 晚霞        |
| 37 老刘    | 92 | 变         |
| 39 理发    | 94 | 如果仍在小镇，多好 |
| 41 新主任   | 97 | 疑虑        |

100 如果没有我  
103 卧底  
105 义气  
107 追踪  
110 机警  
113 爬虫人  
115 外星球人  
117 哪咤  
119 液晶人  
121 胃世界  
123 需要灭气  
125 鸳鸯宝镜  
128 怎一个愁字了得

131 宣和遗事  
134 镖师  
136 黄雀在后  
138 名扬江湖  
139 擂台  
141 暗算  
143 最后一招  
145 反败  
148 毒·狼群  
150 青衫少年  
152 秘笈  
155 夜明珠  
157 绝境





## 与青年朋友谈微型小说

### 代 序



关于微型小说，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多少。这里，我先泛泛地介绍一下。

微型小说，指的是两千字以内的小说。既然是小说，那些字数虽然很少的随笔、寓言或笑话就不能算是微型小说了。

这几年来，由于副刊篇幅缩小，这类体型短小精悍的微型小说便显得吃香了。不过，微型小说的出现绝不是这几年的事，它不但由来已久，而且由来也广，名堂也多。

我们这些爱说“先前比你阔”的阿Q子孙，立刻可以追溯到千多两千年前的志怪小说，这类小说多者三五百字，少者几十个字，译成白话，不上两千字，不是最典型的微型小说吗？不是可称之为微型小说先河吗？

在苏联，阿·托尔斯泰说的“小小说”；在日本，川端康成写的“掌上小说”；在欧美，作家们称的“极短篇”、“超短篇”；在中国，报刊杂志上提的“一分钟小说”、“一袋烟小说”……指的都是微型小说。

那么，为什么其他名堂都被舍弃，而只采用微型小说呢？我想这是大势所趋，大家喜欢用，都认为它较适当，它便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当然，有心人可以找出许多解释的理由。譬如：“微型”是科技语言，较先进：“微型”是双声词，与长篇、



中篇、短篇一样，排在一起较美观等等。

是的，微型小说是与长篇、中篇、短篇具备同等地位的。所以，有些人认为微型小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话我不敢苟同。如果我们企图用微型小说来浓缩长篇小说的复杂情节，那无异于把微型小说沦落为电影或电视连续剧的内容概要了。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微型小说只能写内容简单的或微小的事物，马克吐温有一篇仅七行字的帐单式的微型小说，所涵括的内容不下于一篇长篇小说。它的文字不多，我全录下来：

招聘女打字员的广告费。（支出金额）

提前一星期预付给女打字员的薪水。（支出金额）

购买送给女打字员的花束。（支出金额）

同她共进的一顿晚餐。（支出金额）

给夫人买衣服。（一大笔开支）

给岳母买大衣。（一大笔开支）

招聘中年女打字员的广告费。（支出金额）

单听或许不大容易了解，我稍作解释：一个有妇之夫，聘请了一位年青的女打字员，于是便展开攻势：预支薪水，送花束，请吃晚餐。可是这件事不久便让老婆大人发觉了，为了平息老婆大人的怒气，赶紧花了一大笔钱送衣服给她。还不见效，只好再花一大笔钱送大衣给岳母大人，请她出来调解。最后是把年青的女打字员解雇，改聘一位中年的女打字员。

象这个例子的微型小说，比较少见，一般上，它是在“一粒沙里见世界，一瓣花上说人情”的。换句话说，它常常是取材于生活中的一个小侧面或小插曲，所以它不能象中长篇小说

那样，有完整的起因、发展、高潮和结局。它或者只有首，没有尾；或者只有尾，没有首；或者取其中腰，不见首尾。

不过，在众多写法当中，我以为采用接近高潮处做开端，然后进入高潮后便戛然而止的手法，最容易讨好，因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最是夺人啊！我以契诃夫的《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为例：

小说写一个小公务员，在看戏时偶而打了一个喷嚏，在他前座，一个老人不满地擦着他的光头。小公务员一看，不得了，那位是退休的将军。于是第二天，他便登门谢罪，可是将军早已忘了这件事，也就没表示什么。小公务员可吓坏了，以为将军不善罢甘休，便一而再再而三地登门唠叨，弄得将军心烦，一次高喊他离开，小公务员没走多远，便倒地死了。

这篇微型小说的优点，便是干净利落，一开始即把矛盾端出来，而结局似乎是出人意外，但却是事实发展的必然结果。

契诃夫说过：“谁发明了新的结局，谁就开辟了新的纪元。”可见结局对整篇小说的重要性了。一个好的结局，手法新是个必然的条件，而又能留有余地，让读者读后好好思索一番，就更突出了。

其实，一篇杰出的微型小说，从开端到收尾，都必须是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让人非一口气读完它不可。其情节的发展虽是飞跃式的，可是情节与情节之间的衔接却又是紧密地扣在一起，不断地制造悬疑，让人一边读一边做出种种的臆测来。这里我以日本藤森成吉的《不鼓掌的人》为例：

小说写一次工人集会，场面非常热烈，也非常紧张，因为警察就散布在四周。当大家正为台上讲话者的慷慨陈词而热烈

鼓掌时，唯独一个十足工人模样的中年人自始至终从不鼓掌。作者注意到这个现象，怀疑他是特务，最成功的特务。最后作者按捺不住，挤上前去，想当场拆穿他的身份，却看见他泪流满腮，对他善于做戏更觉得卑鄙。就在这时，一轮热烈鼓掌又响起，中年人举起双手，但很快地又无力放下，作者这才发觉他的手掌已失，只剩下两根如棍棒的手。作者被感动了，忍不住握着那双不成型的手，泪流了下来。

整篇小说，不鼓掌的人从头到尾都是一言不发的，可是通过作者的旁观，不鼓掌的人的形象却跃然纸上，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

鲁迅的《一件小事》这篇微型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也非常成功，文中写“我”坐人力车经过S门时，车把兜住一个老女人的衣襟，使她跌倒。“我”——一个怕事的知识分子，认为老女人自己跌倒，不必去管她，而人力车夫不听，扶起老女人去找巡警。文中的人力车夫自始至终只说了一句话：“你怎么啦？”但在卑琐的知识分子的衬托下，人力车夫的高贵品质却非常突出。

尽管微型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毫无困难，但到底受到篇幅的限制，所以与长篇小说甚至短篇小说都有所区别。如果用画画来比拟，长篇小说的是肖象画，非常细腻逼真；短篇小说的是速写，虽嫌潦草，但不失完整；唯独微型小说的有如漫画，仅聊聊数笔，保住人物的特征，但仍让人一看便知道所画的是何种人。

微型小说不只能表现人物的性格和特征，它也能描写人物的心理和感情。不过，它象诗一样，是很委婉、很含蓄地宣

泄。这里以台湾陈启佑的《永远的蝴蝶》为例：

小说写一个下雨天，“我”和樱子在骑楼下避雨。“我”要寄信给在南部的母亲，而邮筒就在街对面。樱子有一把小雨伞，便由她去代寄。当樱子正要跨过马路时，竟被一辆车子撞着，整个人飞了起来，象一只蝴蝶。这只蝴蝶便这样永远的存在“我”的脑海中。“我”原打算跟樱子结婚的，这个打算就写在给母亲的信中，因此，更增加了小说的悲剧气氛，自然“我”的伤心就更加深了。

小说中的“我”，把樱子被弹起看成一只夜晚的蝴蝶，把春天看成是深秋，把一场细雨看成是一生中最大的一场雨，非常深透地把“我”的感情描写出来。短短的千来个字，所写出来的感情却是十几万字的流行小说无法做到的。

其实，微型小说不只在描写人物心理和感情方面象诗，它简直就是诗和小说的结合体。所以它象诗一样，不需要太多的人生经验，很适合年青人写，我们翻开中国所出版的微型小说集，便能找出证明。当中虽然不乏象王蒙、刘心武这类名家的作品，但更多更大部分是属于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人的创作。

大家听了我的话后，已经写微型小说的，就继续写下去，那些还不曾动笔的，不妨试写看看。至于怎样写，不必照我讲的亦步亦趋，不然就会象燕国人到邯郸去学走路那样，到时候连路都不会走而只能爬了。还是鲁迅说得好：“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所以，我所提的，充其量不过是帮助各位领悟一二罢了，以后该怎么做，还是大家自己的事。

最后顺带一笔：写什么？我的意见是什么题材都可以写，就算是一个老掉牙的事物，只要你有新的感受，能用新的手法去处理，同样能写出佳作来。



## 关刀都断了



“江弟子，汝死在临头，还想发财？”乩童拍案呼喝。

“弟子，弟子……神请救我！”江阿财诚惶诚恐，脸色陡地惨白，双手合十持着的三炷香的香头，频频抖动如飞翔着的萤火虫。

“今夜，”乩童直盯盯地面壁，打着半文不白的神腔，“邪魔入侵汝宅，汝劫运难逃，劫运难逃……”

“神救我，神救我。”江阿财更是惶恐。

“难！”乩童的牙缝间刚进出这字后，便把脸俯在神案上，双脚痉挛似地抽搐着。

江阿财双眼茫然，不知所措。其余闲杂人等也代他焦急，忙催他向神许愿，换取庇佑。

“神救我度过此难，弟子将供奉生猪生羊，还，添油一百。”

乩童仍俯案上，无动于衷。

庙内一片肃穆。香烟袅娜的后面，包拯神象的黝黑脸上似乎露出不屑一顾状。

闲杂人等都觉得江阿财太小家子气了，互相嘀咕了一阵，年纪较大的丁伯趋向前来，把嘴巴堵在江阿财的右耳，嘟囔着：

“添油一百太少了，我看得一千。”

“好，一千就一千。”江阿财不假思索，便一口应允，  
“弟子添油一千。”

乩童这才抬起头来，但他一脸的难色，说：

“吾今夜得赴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吾分身乏术，这，这怎生是好？怎生是好？”

“那，那……”江阿财脸露无助的苦况。

又是一庙的肃穆。

砰的一声，乩童肘击神案，如梦初醒般嚷着：

“有了，吾上月命汝供奉关帝爷，汝办了吗？”

“办了！办了！神指示，弟子怎敢不听？”江阿财连声唯唯。

“这就好办。关帝爷乃吾好友，吾托他庇护汝家即是。汝尽管放心。”说着，乩童又提高嗓门，“汝速去购买两根竹竿，系在门口。入夜，汝家窗口不许关上，汝家大小宜早早入睡。还有，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准起来观望，免得遭邪魔暗算，切记切记。”

说完，乩童忽颓然瘫在神案。未几，方悠悠醒来。

江阿财谢过乩童，买了竹竿，便惶惶然地回家去。家中的江嫂已得到邻里的通报，早已脸青唇白地在煮晚饭了。饭后，碗碟就浸在水槽里，江嫂便呼了两个孩子进房歇息。四人都不出声，让一股惨淡的愁雾氤氲氲氲着。

孩子倒无所谓，稍稍辗转，便呼呼入睡了。江阿财和江嫂怎样也睡不着，不时地互觑着。到了子夜，四周已悄无人声。忽然大厅传来一阵悉悉声，跟着是一阵乒里乓嚷，吓得江嫂伸出汗黏黏的双手，紧握住江阿财的臂膀。江阿财的心头也罩着

恐惧，但他仍不忘给江嫂安慰，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背。

黑暗中，江阿财仿佛看见一些青面獠牙的妖魔，躲在一旁窥视着他。这时，一道冷汗倏地沿着脊梁汨汨地流下臀部，怪不舒服的。

大厅已趋于静寂。两人竖着耳朵，再也听不着什么声音了。虽然两人都处在极端恐惧中，但终于也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天逐渐逐渐亮了，江阿财在江嫂的拉拉扯扯下，扭亮房里和大厅的灯。

昨晚，邪魔的确入侵，大厅仍留着大战后的痕迹：

烛台落地。三个盛着清茶的小杯碎成好几块，撒在神案和地上。神龛里的关帝爷跳到地上来了，身上脸上的油漆剥落，似乎伤痕累累；而背后的那把关刀也断了，只剩下半截的刀柄，滑稽地在搔着痒。

一场劫运总算度过。江阿财和江嫂在庆幸之余，开始愁眉苦脸地计划着如何履行对神承下的诺言。





## 风神伯



入夜，小巷里的咖啡摊，在黑暗中大放光明。

几个年轻人，围着风神伯，听他讲少年时英姿焕发故事。

那时，官府在远，拳头在近，风神伯凭着一身是胆，踏破白虎堂，扫平黑龙党，是尽人皆知的事。现在，再经他王道讲古式的吹嘘下，更是神奇得令人咋舌。

故事讲完了，风神伯一时兴起，觑了大家一眼，说：

“少年家，学点武，是好事，一来可以健身，二来可以防身。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指点指点——你们别看我一身老骨头，没有几两重，凭你们这些少年家，三五个也不必问我吃饱了没。”

风神伯啜了口咖啡，眼角睥睨着那些发着欣羡眼光的年轻人。

“我们这么大，骨头硬了，怕拗不下，学不好武功，‘下衰’你风神伯的英名。”大傻耸了耸铁甲板似的肩膀，又运了运结瓣的双臂，咧着嘴嘻说。

“是啊！是啊！”几个年轻人附和着。

“没关系！没关系！”风神伯头缓缓地摇了摇。

“你要收多少学费？太多我们是付不起的。”大傻仍然咧着嘴问。